抄優婆塞受戒法一卷

抄貧女為國王夫人經一卷 從華嚴經至貧女為國王夫人凡二十六部並齊竟陵文宣王所抄凡抄字在經題上者皆文宣所抄也

般若經問論集二十卷 即大智論抄或云要論或論

右一部凡二十卷廬山沙門釋慧遠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究故略要抄出

抄成實論九卷 齊武帝永明七年十二月竟陵文宣王請定林上寺釋僧柔小莊嚴寺釋慧次等於普弘寺共抄出

抄大三昧抄一卷　律經雜抄一卷

抄經一卷 舊錄所載　聚抄經一卷 舊錄所載

五百梵律經抄一卷 舊錄所載

大海深鹽抄經一卷 上六抄經是舊抄今並闕本

抄為法捨身經六卷 抄字在上似是文宣王所抄今闕此經

法苑經一百八十九卷 此一經近世抄集撰羣經以類相從雖立号法苑抄數今闕此經

右抄經四十六部凡三百五十二卷其四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並有經其八部二百一卷今闕

新集安公疑經錄第二　安法師造

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

皆共相推校尋更賓之曾去无縱也

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
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

者共相推校得便擯之僧法无縱也
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惠事者以沙
摽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別真
偽乎農者禾草俱在后稷為之嘆
金匱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耻
安敢豫學次見淫淆雜流龍虵並進
豈不耻之今列意謂非佛經者如左
以示將来學士共知鄙信焉

寶如来經二卷　南海胡作或云寶如来三昧經
定行三昧經一卷　或云佛遺定行摩目揵所問經
貞諦比丘慧明經一卷　或云慧明比丘經或云清淨貞諦經
尼吒國王經一卷　或云尼吒黃羅國王經或云黃羅王經
胷有万字經一卷　或云習現万字經
薩和菩薩經一卷　舊錄云國王薩恕菩薩
善信女經二卷　或云善信經
身十二妙經一卷　一名度世護世經
度護經一卷　或云度護法經
毗羅三昧經二卷
善王皇帝經二卷　或云善王皇帝功德尊經或為一卷
惟務三昧經一卷　或作惟無三昧
阿羅呵公經一卷　或云相國阿羅呵公經
慧定普遍神通菩薩經一卷　舊錄云慧定普遍國土神通菩薩經
俟馬藏經一卷　或云陰馬藏光明經

大阿育王經一卷　云佛在波羅奈者

大阿育王經一卷 亡佛在波羅奈者

四事解脫經一卷 或亡四事解脫度人經

大阿那律經一卷 非人念者闕

貧女人經一卷 名難陀者舊錄亡貧女難陀經闕　鑄金像經一卷 闕

四身經一卷 闕　普慧三昧經一卷 闕

阿秋那經一卷 舊錄亡阿秋那三昧經闕

兩部獨證經一卷 闕　法本齋經一卷 西凉州來闕

覔歷所傳大比丘尼戒一卷

右二十六部三十卷

新集疑經偽撰雜錄第三

長阿鋡經亡佛將涅槃為比丘說四大教法若聞法律當於諸經推其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亡我滅度後諸比丘輩抄造經典令法淡薄種智所照驗於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以攝偽或飾虛以乱實昔安法師擿出偽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按閱羣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并近世妄撰亦摽于末並依

倚雜經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

金馬藏經一卷 或亡陰馬藏光明經

趙蕃然法遠僧詮等共參詳之乃定其真偽
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
之於錄并近世妄撰亦撰于末並依
倚雜經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
域退不見承譯西賓我聞興於戶牖
印可出於胷懷誑誤後學良足寒心
既躬所見聞寧敢嘿已嗚呼末葉慎
而察焉

比丘應供法行經一卷此經前題云羅什出祐案經卷舊无譯名兼羅什所出又無此經故入疑錄

居士請僧福田經一卷此經前題云曇无讖出柔讖所出无此故入疑錄

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一卷

決定罪福經一卷　無為道經二卷

情離有罪經一卷燒香呪願經一卷或云呪願經

安墓呪經一卷　觀月光菩薩記一卷

佛鉢經一卷或云佛鉢記甲申年大水及月光菩薩出事

弥勒下教一卷在鉢記後　九十六種道一卷

右十二部經記或義理乖背或
文偈淺鄙故入疑錄庶秖蕪穢
以顯法寶

灌頂經一卷一名藥師琉璃光經或名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祕
陵廬野寺比丘慧簡依經抄撰

提謂波利經二卷舊別有提謂經一卷此經後有續命法所以偏行於世

右一部宋孝武時北國比丘曇靖撰

提謂波利經二卷 或別有提謂經後有續命法所以偏行於世

右一部宋孝武時北國比丘曇靖撰

寶車經一卷 或云妙好寶車菩薩經

右一部北國淮州比丘曇辯撰

青州比丘道侍改治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經一卷

右一部齊武帝時比丘道偷所撰 偷易名道歡

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一卷 未得本

六通无礙六根淨業義門一卷 未得本

右二部齊武帝時比丘釋法願

抄集經義所出雖弘經義異於

偽造然既立名号則一部懼後

代疑乱故明注于録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

右一部齊武帝時比丘釋王宗

所撰抄集衆經有似數林但題

稱佛制懼乱名實故注于録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一卷

右一部梁天監二年比丘釋道

歡撰右合二十部二十六卷

疑經兩録合四十六部五十六

卷其三十八部失源八部有人名

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録第四

大日月頭上天衆星助燿雨從龍降虎

卷其三十八部失源八部有人名

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第四

大日月而天衆星助燿雨從龍降虎池佐潤由是豐澤洪沾大明煥赫也而猶有燋火於雲夜抱炬於漢陰者時有所不足也佛之著教真人發起大行於外國有自來矣延及此上當漢之末世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衆經皓然難以折中竊不自量敢豫僧數既荷佐化之名何得素飡終日乎聊以洒掃之餘暇注衆經如左非敢自必必值聖心庶望考文時有合義願將來善知識不咎其默守冀抱炬燋火讜有微益

光讚折中解一卷　光讚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者分別盡漏而了證八地也源流浩汗厥義幽邃非彼草次可見宗廣之義也安為折疑准一卷

折疑略二卷起盡解一卷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後外國高明者撰也辭句質複首尾不隱為集異注一卷

大小十二門者禪思之奥府也為各

作注大作注大十二門二卷小十二

集異注一卷

大小十二門者禪思之奥府也為各作注大作注大十二門二卷小十二門一卷 今有

了本生死者四諦四信之玄藪也為注一卷 今有 密迹金剛經持心梵天經

右二經者護公所出也多有隱義為作甄解一卷

賢 四千度無極者大乘之妙目也為解一卷

人本欲生經者九止八脫之妙要也為注撮解一卷 今有

安般守意多念之要藥也為解一卷 今有

陰持 右世高所出殘經也渕流美妙至道直逕也為注二卷 今有

大道地者修行抄也外國所抄為注一卷

衆經衆行或有未曾共和者安集之為十法句義一卷連雜解共卷

義指者外國沙門於此土所傳義也云諸部訓異欲廣來學視聽也增之為注一卷

九十八結者阿毗曇之要義為解一卷連約通解共卷

又為三十二相解一卷

三界諸天具然清雜安為録一卷 今有

卷連約通解共卷
又為三十二相解一卷

三界諸天見然淆雜安為錄一卷今有
此土衆經出不一時自孝靈光和已
來迄今晉康寧二年近二百載值殘
出殘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
為之錄一卷今有
荅沙汰難二卷　荅法將難一卷
西域志一卷
凡二十七卷其諸天錄經錄及荅沙
汰難至西域志雖非注經今依安舊
錄附之于末
僧法足所誦出經入疑錄
寶頂經一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淨土經七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正頂經一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法華經一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藥草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太子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伽耶波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波羅柰經一卷　中興元年出時年十二歲
優婆頻經一卷　中興元年出時年十二歲
益意經二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智遠承旨
般若得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智遠承旨
華嚴瓔珞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智遠承旨
踰陁衛經一卷　天監四年臺內華光

般若得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 智遠承言

華嚴瓔珞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 智遠承言

踰陁衛經一卷 天監四年臺內華光

殞出時年十六

阿那含經二卷 天監四年出時年十六

妙音師子吼經三卷 天監四年出年十六 借張家

出乘師子吼經一卷 天監三年出時年十五

勝鬘經一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優曇經一卷

妙莊嚴經四卷

維摩經一卷 江家出

序 經一卷

右二十一種經凡三十五卷

經如前件齊末太學博士江泌處女

尼子所出初尼子年在齠齔有時閑

目靜坐誦出此經或說上天或稱神

授發言通利有如宿習令人寫出俄

而還止經歷旬朔續復如前京都道

俗咸傳其異今上勑見面問所以其

依事奉荅不異常人然篤信正法少

修梵行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後遂

出家名僧法住青園寺祐既取集正

典撿括異聞事接耳目就求省視其

家必隱不以見示唯得妙音師子吼

經三卷以備疑經之錄此尼以天監

年三月亡有好事者得其文蹟前後

家秘隱不以見示唯得妙音師子吼
經三卷以備疑經之録此尼以天監
年三月亡有好事者得其文頗前後
所出定
二十餘卷厥男孫質以為真經行頗
勸化取合傳寫既染毫牘必存於世
昔漢建未濟陰丁氏之妻忽如中疾
便能胡語又求紙筆自為胡書復有
西域胡人見其此書云是經剪推尋
往古不無此事但義非金口又無師
譯取捨兼懷故附之疑例
薩婆若陁眷屬莊嚴經一卷 二十餘紙
右一部梁天監九年郢州投陁道
人妙光戒歲七臘矯以勝相諸尼
嫗人僉稱聖道彼州僧正議欲駈
擯遂潛下都住普弘寺造作此
經又寫在屏風紅沙映覆香花供
養雲集四部覲供煙塞事源顯發
勑付建康辯覈疑狀云抄略諸經
多有私意妄造借言人路琰屬辭
潤色獄牒妙光巧詐事應慙形路
琰同謀十歲謫式即以其年四月
二十一日勑僧正慧超令喚京師
能講大法師宿德如僧祐曇准等
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辯妙光事超
即奉旨與曇准僧祐法寵慧令慧

能講大法師宿德如僧祐曇准等
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辯妙光事起

即奉旨與曇准僧祐法寵慧令慧
集智藏僧旻法雲等二十人於縣
辯問妙光伏罪事事如牒衆僧詳
議依律擯治天恩免死恐於偏地
復為惑乱長繫東治即收拾此經
得二十餘本及孱風於縣燒除然
猶有零散恐乱後生故復略記
若陁長者是妙光父名妙光弟名金剛德體弟子名師子
法蓮經一百八十九卷
妙為法捨身經六卷
右二部蓋近世所集未詳年代人
名悉揔集羣經以類相從既立号
法蓮則疑於別經故注記其名以
示後學卷數雖多猶是前録衆
經故不入部録之限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第五
夫至人應世觀衆生根根力不同設
教亦異是以三乘立軌隨機而發五
時說法應契而化沿蒸以至妙因小
以及大階漸殊時教之體也自正法
稍遠受學乖于外域諸國或偏執小
乘最後涅槃顯明佛性而猶執初教
可謂膠柱鼓琴者也元嘉中外國商

人竺婆勒久停廣州每往来求利於

乘最後涅槃顯明佛性而猶執初教可謂膠柱鼓琴者也元嘉中外國商

人竺婆勒久停廣州每往来求利於南康郡生兒仍名南康長易字金伽後得入道為曇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雖外國實生漢土天竺科軌非其所諳但性存矯異欲以攝物故執學小乘去無十方佛唯礼釋迦而已乘經典不聽讀誦反抄著衣以此為法常用銅鉢無別應器乃令諸尼作鎮肩衣似尼師檀縫之為囊恒著肩上而不用坐以表衆異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薩悔過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閑漢言至授戒先作胡語不令漢知案律之明文授法資解言不相領不得法事而竺度時同面行詭術明識之衆咸共駭棄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宣業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張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受其教以為真實雖出貴族而識謝慧心毀訾方等既絶法雨妄學詭科乖背律儀来苦方深良可愍傷自正化東流大乘日曜英哲頂受遍由服膺而使迷偽之人專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昔慧導拘滯疑

惑大品曇樂偏執非撥法華冈天下之明言已清之際閣尹大衆同者

遍　由服膺而使迷偽之人專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苦慧導拘滯疑惑大品曇樂偏執非撥法華同天下之明信已情之謀關中大衆固已拓為無間矣至如彭城僧渊誹謗涅槃古根銷爛現表厥殃大乘難誣亦可驗也尋三人之惑並惡止其躬而笠度之悖以毒飲人凡女人之性智弱信強一受偽教則同惑相延故京師毀寺遂塵異法東境尼衆亦時染此風將恐邪路易開濁汙不已嗟乎斯豈魔斷大乘故先侮女人歟此實開士之所痛悼而法主所宜匡制也大方便經云釋迦如来昔為比丘專以四阿含教化謗毀方等於無數劫受大苦報從阿鼻出發大乘心致成正覺後進之賢宜思防斷古今明誡可不慎乎昔慧叡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於今日故存之録末雖於録非類顯賢同矣

喻疑第六　長安叡法師

夫應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若以方斯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喻其所疑疑非膏肓麤必為治若治所不至喻復其如之何並可詳覽往喻

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喻其所疑疑非膏肓麋必為治若治所

不至喻復其如之何並可詳覽往喻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始得揮光此壤於二五之照當是像法之初自介巳来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繼而至大化文言漸得浬照邊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裕義迂之以配說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粗得充允祖聽暨今附文求旨義不遠宗言不乖實起之於亡師及至符并龜茲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並與經俱集究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徒衆尋亦並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後興之盛也敬才常人鄙而得廟對宗正陶譯玄典法言無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准所聞寄之紙墨以宣所懷什公亡大教興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實無不益益而為言無非教也實而為稱無非寶也寶以如意為喻教以正失為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守

其一照則惑无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為

也寶以如意為喻教以正失為體若
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守

其一照則惑无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為
名則知本自離薄本自離薄則易為
風波風波易以動不淳易為離易動
易離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
途三乘離化由之而起三藏袪其染
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一究竟沤
洹闡其實化此三津開照照無遺矣
但優劣存乎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
行無所戚否前五百年也此五百年
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
曰正法後五百年唯相是非執競盈
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自之
名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
之失乃有非跋真言斧戟實化无
擇起於胥中不救出自脣吻三十六
國小乘人也此豐添於秦地慧導之
徒遂復不信大品既蒙什公入關開
詫真照般若之明復得揮光末俗朗
茲實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
實究竟廣其津途欣樂之家景仰沐
浴真復不知老之將至而曇樂道
人以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
永不可每令大般沤洹經法顯道

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

人以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永不可每今大般涅槃經法顯道

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師執本參而譯之詳而出之此經太涅槃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為衆聖中王涅槃永存為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復致疑安於漸照而排跋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金以瑩明顯發可知而復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經言闡提真不虛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昔朱士行既襲真式以大法為已任於雒中講中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沙尋求大品既至于填果得真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雒陽出為晉音未發之間彼土小乘學者乃以聞王云漢地沙門乃以婆羅門書或乱真言王為地主若不折之斷絕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各也王即不聽時朱士行乃求燒經為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火焚之士行臨階而發誠誓

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當不燒若

為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火焚之士行臨階而發誠誓

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當不燒若其不應命也如何言已投之火即為滅不損一字遂得有此法華正本於于填大國揮光重壤踊出空中而得流此此大般泥洹經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便改之人情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寫之客主之家忽然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巾紙寫經竹筒皆為灰燼此三經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門無極真體皆有神驗無所疑也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泥洹與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聞此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當應如白日朗其胷衿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問佛之真主亦復虛妄積功累德誰為不惑之本或時有言佛若虛妄誰為真者若是虛妄積功累德誰為其主如其所探令言佛有真業衆生有真

性雖未見其經證明評量意便為不[illegible]亦曾聞此經有經言一切衆

真者若是虛妄積功累德誰為其主如其所探令言佛有真業衆生有真

性雖未見其經證明評量意便為不乖而亦曾問此土先有經言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此云何荅言法華開佛知見亦可皆有為佛性若有佛性復何為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華所明明其唯有佛乘無二無三不明一切衆生皆當作佛皆當作佛我未見之亦不抑言无也若得聞此正言真是會其心府故知聞之必深信受同吾之肆學正法者小可虛其衿帶更聽往喻如三十六國著小乘者亦復自以為日月之明无以進於已也而大心寡朗乃能鄙其狂而偏執自貽重罪慧道之非大品而尊重三藏亦不自以為照不周也曇樂之非法華憑陵其氣自以為是天下悠悠唯已一人言其意亦無所與讓今疑大般洹洹者遠而求之正當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不通真照真照自可照其虛妄真復何須其照一切衆生既有偽矣別有真性為不變之本所以陶練既精真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為應化

之本應其所化能成之緣一人不度

練既精真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為應化

之本應其所化能成之緣一人不度吾終不捨此義如驗復何為疑耶若於真性法身而復致疑者恐此邪心無處不惑佛之真我尚復生疑亦可不信佛有正覺之照而為一切種智也般若之明自是照虛妄之神器復何與佛之真我法身常存一切皆有佛之真性真性存焉學不越崖成不乎本乎而欲以真照無虛言言而亦无佛我亦无泥洹是邪見但知執此照惑之明不知無惑之性非其照也為欲以此誣詆天下天下之人何可誣也所以遂不開嘿而驟明明此照者是惜一肆之上而有鑠金之說一市之中而言有虎者三易惑之徒則將為之所染皆為不敎之物亦得已而言之豈其好明人罪耶實是鍑鈍墜手不得不斬幸有深識者體其不嘿之旨未深入者尋而悟之以求自清之路如其已不可喻吾復其如之何

出三藏記集録下卷第五